

歷

史

與

空

間

昆劇

《川上吟》

■任明

人物之間產生不同程度的認同，在戲劇與真實的人生之間製造出一種微妙而複雜的張力，是我認為《川上吟》非常成功、值得讚許的地方。

吳雙在第一幕哀弔曹操時所唱的一曲《皂羅袍》，以花臉的張揚表現《皂羅袍》的深沉婉轉，至少在我這個門外漢聽來有一種耳目一新、動人心魄的效果。可惜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演出剛開始、觀眾還沒有進入情緒的緣故，吳雙唱完後沒有人鼓掌，令我感到遺憾——在我心裡是很想為吳雙的這段表演鼓掌的。勇敢地將昆曲中最膾炙人口、由《牡丹亭》中的杜麗娘演唱的《皂羅袍》以花臉的渾厚滄桑來進行表現，在我看來，當代戲曲中的這種創新與突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當晚演出中頗有幾首令人印象深刻的唱段，然而《皂羅袍》帶給我的感覺最意猶未盡。

吳雙對曹丕這個人物的刻畫非常細緻而富有感染力，曹丕的雄才大略與工於心計，對自身「超越」的要求以及作為血肉之軀難以避免的情感失落的痛苦，都帶給觀眾廣闊的回味這個人物的空間。作為一個統治者他不希望別人給他「添亂」，因此毒酒賜死在他看來以文惑眾的丁怡；愛慕逸女的美麗因此橫刀奪愛……這

些都體現了他人格卑劣、野蠻及殘忍的地方。仔細分析這個人物，我們會發現他似乎是體現了一種「結果導向」的人格：為了一個在他看來值得追求的結果不擇手段，這種決斷力，是他作為統治者雄才大略的地方，但中國古代那種「家天下」的獨斷作風終於使得他無法成為一個名垂千古的雄才人物——缺乏監督與自省導致手段沉淪最終成了「結果」——而只能在與曹植「兄弟相殘」的典故中傳播自己的名聲。這對一個野心與才能都不只於此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最大的失敗。

可以說，當曹植在他邁出七步時做出「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詩句時，曹丕就知道自己失敗了，他失敗的理由正是這簡單、兒歌般的詩句所揭示的：相信強權的力量、忽視人間最基本的道義所在，這不僅是個體的悲劇，也是整個人性的悲劇；正是由於這一悲劇對人類信念的根本傷害，使得他作為統治者無法在青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川上吟》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了這一點，並且通過巧妙的一筆改動增添了戲劇衝突並完成了對人物性格的深化：曹植七步吟出《七步詩》，譏笑曹丕妄圖置他於死地的失敗，曹丕卻突然宣稱他已經邁出了第八步。對表現人物性格來說，這是令人叫絕的一筆：它凸顯了曹丕急智頑強、不甘服輸的性格特徵，更為逸女飲下毒酒、勸和兄弟的戲劇結構提供了可能性。在巨大變故之下，吳雙所扮演的曹丕的表現令人信服，而黎安所扮演的曹植卻近乎痞啞，讓我感覺他錯失了把握與塑造曹植這個人物的機會；對這個從外形到氣質與他非常相配的角色，他沒有傾注自己的理解力，挖掘出人物應有的深度與性格特徵。

「結果導向」的曹丕成為魏國開國皇帝但最終並未實現他想要的結果：他沒有真正得到逸女，也沒有得到兄弟的愛；他的青史留名更多的不是作為明主而是作為兄弟相殘的僭主；有建功立業志向卻不懂得「方法」的曹植留下無數華美的詩章，最終作為一個失意孤憤的靈魂而留在人們記憶中。人在得意時如何約束與檢束自己，在失意時又如何安頓自己，曹子桓與曹子建這一對兄弟為我們留下了真實而深刻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如何演繹與聆聽這一對堪稱最複雜也最真實的人物關係，是傳統文化留給我們今天的瑰寶。



■《川上吟》劇照

網絡圖片

生

活

點

滴

情牽魂繞故鄉夢

兒時，在夏日的蠡湖淺水灣游泳是一件十分怡人的事情。與大伯父家的三個兄弟像捕魚的驚鷺似的一個個迅猛地扎入淺水灣摸螺螄、捉魚蝦，不一會兒，從家中帶來的兩隻大木桶盛滿了太湖的特產：花斑魚、大湖螺、青腳蟹、白浪蝦、湖蛤子……祖父在岸邊用慈祥的目光搜尋着我們的一舉一動，生怕我們突然在某一時刻會消失在他的視野裡，而我們在水中從晌午時分直玩要到夕陽落入湖中。當漁家晚歸的小舢舨像一隻隻企鵝一樣飄浮在太湖水域靠近夏角邊那個淺水灣的時候，祖父便呼喚着我們的乳名。上了岸我們便兩人一組用竹扁擔扛着滿滿兩木桶太湖特產走上回家的路，儼然像凱旋歸來的戰士。太湖像一位養育過許多美麗孩子的偉大母親，把造物主恩賜給這片神山聖水的豐厚饋贈孵化成我們童年的綺麗夢想，於是在充滿詩意的世界裡便有靈脈脈動的魅力和五彩繽紛的憧憬。

我尋覓着故鄉兒時的那個湖邊老宅，無法復原的老宅只能在腦海中漸顯兒時的印痕：爬滿青藤的土石牆上有幾隻游動的蜥蜴，夏日純藍的天空下有一群「嗡嗡」飛舞的野蜂，用鵝卵石堆壘起來的圍柵內有三株桔樹，桔樹的枝桠上掛着零星幾隻瘦弱的果子；一口四季溢滿淡水的井永遠洞開着，夜晚看漫天的星星在井中遊蕩。記得一個月明清清的夏夜，我隨大伯來到夏角邊那個淺水灣守夜，攀登上荒蕪的內湖岸堤，只見圍網、魚簍、蟹簍星羅棋佈，一盞盞若明若暗的漁家燈火高懸在用蘆葦挑起的望風台上；夏夜的風夾捲起清涼涼的太湖水氣浸潤着肌膚，有一種涼爽的感覺漫過全身。待到啟明星隱退的辰光，波光粼粼的湖灣經過一夜的沉睡，當它睜開惺忪的眼睛時，像一位美人躺在太湖的臂彎中；此刻朝陽便從東方的蠡湖中央冉冉升起，絢爛的霞光中隱約傳來漁家女子清婉的歌聲。那些棲息在湖邊林木叢中的鳥兒便戛然停止了躁動，一個個側着耳朵彷彿在聆聽太湖聖水流動的音韻。而大伯把圍網收起，一簍簍銀色、褐色、灰色的魚、蝦乃至烏青的螃蟹收入簍中，小舢舨壓着沉到水面的尾艙劃向錫城的早集市上；吆喝聲中，不多一個時辰便把一夜的戰利品全部售罄。如此美好而令人留戀的一個個太湖之夜讓夢想的漣漪騰起縈繞故鄉的真摯情懷。大伯家的三個兒子都已立業成家。

各家在蠡湖區開有店舖，每家新穎的別墅式小洋樓現時的單位價都不會低於五百萬元；我詢問年屆九旬的大嬸：那些圍網、魚簍藏匿何處，大嬸眯縫着雙眼道：「還要那些幹啥？」而今，兒時守魚的夏角邊那個淺水灣早已成為錫城蠡湖秀水花園別墅區的水上樂園，點綴着顆顆光彩奪目的「太湖明珠」；昔日湖濱的淺水湖灘已成為中國太湖水產養殖研究所的實驗區，在一方方、一格格網箱隔離帶內，各種魚兒在清冽冽的湖水中歡蹦亂跳，凌波騰舞。

夏日的太湖靜若處子，午後的艷陽折射在太湖明珠大道以南的浩瀚水域，湖面微波不興。清悠悠的太湖水流淌了千年萬年，欣逢盛世，湖闊湖平，千帆競渡，民阜業興。一群鷺鳥蜻蜓點水般貼着湖面飛翔，忽兒停歇在太湖水域的一方，忽兒作飛翔狀，翼翅激濺起朵朵色彩斑斕的浪花；湖畔林木葱蘢，百花爭艷，太湖大道兩側的紫藤、杜娟、山茶……各種花兒或紅或紫，或藍或黃，被陽光幻化成姘紫嫣紅的一道道彩鏈，把太湖大道那廣闊的湖邊休閒點綴成一道道美不勝收的旖旎風景。時過境遷，湖濱邊的高巷里社區而今已成為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新時代的縮影：聳立的樓宇，閃耀其古典與現代的美麗和富足；寬闊的柏油路，鮮花錦簇的隔離帶把湖濱裝扮如太湖仙子；明亮整潔的太湖休閒廣場，在夏陽的照耀下飄逸着鳥語花香；波光粼粼的太湖水域，風動帆影，鷗鳥點水，魚翔淺底。寥廓的蒼穹下，三山、蠡園、鼈頭者、梅園裝點在錫城段太湖水域，似一顆顆璀璨的明珠。

夏夜走在漫天星辰的太湖大道上，一盞盞五彩繽紛的霓虹燈與鑲嵌於太湖畔的顆顆珠璣彷彿要與長天一色的太湖媲美。而沿太湖文化強市的詮釋則讓太湖的底蘊更彰顯出華麗的丰采：太湖明珠、唐城，三國城、水滸城，統一嘉園……太湖東、北、西沿岸和湖中諸島，為吳越文化的發源地，有大批文物古蹟遺址，如春秋時期的闔閭城、唐代寶帶橋、宋代紫金庵、元代天池石屋、明代揚彎一條街……如果說浩瀚的長江孕育了炎黃文化，那麼鍾靈毓秀的太湖則繁衍了吳越文化，而吳越文化的歷史淵源融入長江，便成為長江文化的搖籃。也許，這種文化的時代特質永遠像太湖之水那樣清澈而純真，不時像一盅盅醇暢的老酒，用太湖的聖水、太湖的靈魂釀造，酣醉過多少遊子情牽魂繞的故鄉夢。

遊

蹤

無論什麼物事，只要放在山水背景裡就有了非同尋常的意韻。譬如竹子，植於庭院或村舍已是幽雅可人，一旦移向山水妙境，更顯風情萬種。太湖佳絕處的無錫勝景鼈頭渚並非賞竹的勝地，然而這好山好水也有兩處竹子大可玩賞，遊人每每容易忽略。

沿鼈頭渚傍湖的山道漫步，至一勺泉處拾級登高，繞過廣福禪寺，眼前掩來一片陰翳，你會忍不住發出一聲讚歎：「好一處幽深的竹林！」這是一個頗具規模的毛竹林，雖遠不能與太湖彼岸的宜興以至安吉的竹海相比，但在寸金寶地的鼈頭渚是很可觀的，足以成為鼈頭渚眾多景點中一個別致的景點。這裡的毛竹都十分壯實峻拔，一竿竿聳挺於山道的兩旁，令山道顯得逼仄險要，如果逢上一場春雨，山道的邊上橫七豎八是破土而出的春筍，你隱隱能聽到它們拔節生長的聲音。毛竹的繁行力極強，老竹依然葱蘢，充滿生機的一枝枝新竹已急不可耐脫去筍殼竄出數丈之高，可笑身上還帶着一層稚嫩的白霜，猶如幼兒夏日搽了爽身粉。聯想到竹籬人說的運竹筍的故事，說是運竹筍的木船須行得極快，一邊還得鳴鑼開道，讓別的船讓道，不然，誤了時，筍的拔節生長會將船撐破頂穿。砍下的死筍尚且如此，地裡

詩

詞

偶

拾

戀戀，三月

我想去田野看看
有沒有成雙飛舞的蝴蝶
我想到溪流看看
有沒有成對追逐的游魚

我躺在青青草地上
聞着小草的清香
聽着樹上鳥兒的聒噪
見到細雨後的杏花
在微風中顫動

那遠方的一道風景又在心中浮現

我凝視天上，可有
白雲輕輕飄過？

字

裡

行

間

陳寅恪是博士嗎？

今時今日，入職大學如無博士頭銜，實是難之又難。於是，有意栽培莘莘學子者，莫不千方百計要弄一個回來；已經得入門檻者，也須馬上攻讀，否則無升職機會。

當年我在報界工作，因緣際會，得一博導垂青，招為弟子；其時一心只為求學問耳，也無別意；做報紙，又怎需什麼博士！當年，有一同事兼教於某學院，被告知再得不到學位，對不起，合約無得再簽。想不到，「貪玩」如我，論文全票通過；可憐那位一心有所求的同事卻「肥了佬」，教職最終丟了。由是我想，「博士」真的那麼重要？錢穆有嗎？饒宗頤有嗎？後一輩如盧瑋鑾（小思）有嗎？

再往前推，推到民國時期的「讀書種子」陳寅恪，他是「博士」嗎？根據各方資料的答案是：不是。甚至是，連一張文憑都沒有。他先後求學於日本巢鴨弘文學院、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美國哈佛大學，經歷多載遊學，只求學問不求學歷的艱苦學習，他通曉了蒙古語、藏語、滿語、日語、梵語、英語、法語、德語、巴利語、波斯語、突厥語、西夏語、拉丁語、希臘語等十餘種語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學問之博名聞於友儕；一九二五年回國，胡適向清華大學力薦，並云：「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沒有博士頭銜的陳寅恪，就成了清華的「國學巨頭」。另如胡適推薦的沈從文，何嘗有學位？

不過，近讀智效民的《民國舊夢》（北京：新星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二月），其中有篇〈陳寅恪是否獲得學位〉，提出了兩種說法，一是他的侄兒陳封懷一九八〇年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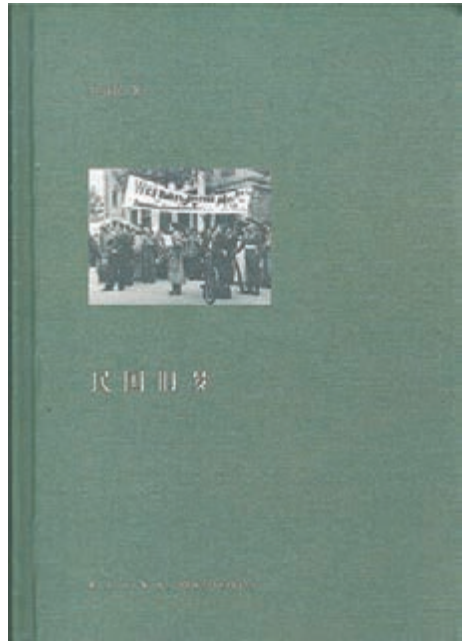
「他在歐洲，特別是對英、德、法語言文字學術，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這三個國家得了三個學士學位。」

這是「學士學位」，不是「博士」；而說法也成疑，因為陳寅恪從沒去過英國求學。另一說法也是來自陳寅恪另一侄兒陳封雄一九九〇年說的：

「寅恪叔被人們尊稱為『教授之教授』，而他本人終其一生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他在國內的學歷是『吳淞復旦公學畢業』，那時（1909年）復旦公學還不能算是正式大學，也不授予學位。」

智效民說：「二人都是陳寅恪的侄兒，又都是從陳氏那兒聽來的。究竟誰是誰非，殊難判斷。」其實，根據上文所列的陳寅恪求學足跡，陳封懷記憶有誤，不可信；陳封雄的較為有據，他曾問陳寅恪：「你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得個博士學位？」陳寅恪答：「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具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陳寅恪強調，他二十歲到德國時，就立志要盡量多學幾種語言文字和尋知識找資料；至於有沒有學位，並沒放在心上。

陳寅恪對這些虛銜視如泥塵。民國時代，是個重學問輕學位的時代，大學任人唯才。陳寅恪有幸生活在那個時代。換了今天，為求一職，非買個劣等博士不可。



■這書講述民國舊事，值得一看。作者提供

風篁成韻

的活筍該當如何？我記得每來一次這裡，這裡的竹林就擴大了些許，也繁密了些許，現在已延伸到齊眉路和太湖別墅牌樓附近了。我每臨這裡輒會為鼈頭渚設計者的高明所折服，這裡種植偌大的一片竹林是多麼的合宜！人們在山的那邊遊山玩水累了，正好散步到這裡的竹林歇息上一刻，這裡的山道是下坡路，走着省力，放目處又是一片滴翠秀挺，漫步其間焉不倦意頓消、心曠神怡？走完竹林就是鼈頭渚的出口處，回首一望，其味雋永，戀戀不捨。

在鼈頭渚太湖別墅不遠處還有一個賞竹的好去處，那是蘭苑裡的修竹。蘭苑是江南賞蘭的集大成處，然而我更喜歡那裡的竹子，那是與蘭花做了鄰居的竹子呢，蘭竹相伴，夠君子哟。蘭苑的竹子不是毛竹，而是尋常的小竹，也許就是古人稱為的修篁吧，點綴於這個園子的河邊坡間，很顯秀雅，尤其是倒映於河裡的竹林，把河水染得碧綠，其實並非竹子染綠了河水，而多半是河水染綠了竹子。因為蘭苑裡的一脈靜水雖得源於太湖，卻與太湖絕然兩樣的品質，如果說太湖水動如脫兔，那麼與太湖一坡之隔的蘭苑裡的水則靜如處子了。水靜乃綠，綠得讓人心疼，竹子傍水而植，投影於水，那影子自然綠而又綠了。

修篁宜看更宜聽。蘭苑的修篁臨水而植，不甚稠密，正好把湖畔的清風吸引過來，作瀟瀟的歌吟，比之山道邊的毛竹多了許多韻味。毛竹也引風而歌，卻要豪壯得多，是壯漢的嘯噪，我曾在宜興的太華山顛領略過，不知其幾千萬株毛竹匯成的竹海因山風的推波助瀾而放歌，身臨其境心胸為之博大壯闊。然則當靜坐於蘭苑的修篁邊，所能聽到的應是小兒女的竊竊私語或曠夫怨婦的淒婉嘆息啦，遂讓人油然想起了謝莊在《月賦》中的「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皋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意境，誠然，賦家謝莊藉曹植因思念初喪的應瑒、劉楨兩位文友，於月夜宴請王粲作賦的故事而表達自己的孤寂，聽「風篁成韻」未免太過悲涼，與板橋先生「衙齋臥聽瀟瀟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不可同日而語也。然而，大度的造化既尊崇聽竹聽出的憂國憂民之情，亦容納得了聽竹聽出的小資乃至悲涼頹唐之心呢。

我愛看蘭苑中的竹子，愛看蘭苑水中倒影的竹子，更愛聽蘭苑修篁的歌吟，看了水中的竹子，聽了修篁的歌吟，會感覺得世上生命的斑斕多姿、萬般的美好，達到物我相融、寵辱皆忘的境界。

■廖書蘭

